



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伞花绽放

在空降兵部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保伞员是守伞者，跳伞员是御伞者，重装空投骨干是撑伞者，伞训教员是护伞者。他们在各自的舞台上默默奉献、拔节成长，又在同一片天空逐梦前行、勇敢冲锋。

本期《士兵面孔》，聚焦空降兵某部的4名战士。让我们通过一场场高空空降，去感受他们在不同岗位向战而行的默契与敢打必胜的昂扬锐气。

——编者



【人物名片】蔡条阳，空降兵某旅二级军士长，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

慎思笃行

机舱门在高空打开，强大的气流在门外翻转。二级军士长蔡条阳站在机舱门口的投放栏内，裤腿被吹得呼呼作响。在他身后，整齐排列的重型装备已完成捆绑、定位、挂牵引伞等准备工作。

重装空投，是指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1吨以上的重型武器装备，是空降兵远程机动和火力突击能力的重要保证。眼前的捆绑件上，仅绳结就有700多个，每根系留绳的长度、保险丝的位置都可能对后续开伞及装备落地产生影响，蔡条阳必须对每个细节负责。

在蔡条阳的右臂口袋里，常年装着一把卷尺。虽然有着多年的重装空投经验，但他从不凭经验做事：“所谓‘离地三尺无小事’，装备捆绑的每个细节都由这把卷尺测量，我不允许有任何‘差不多’。”

“凤凰，投下！投下！”舱内广播传来地面引导员的指令。蔡条阳迅速启动空投程序。在牵引伞的带动下，重型装备快速滑出机舱。天空绽放出朵朵巨大的伞花，携装备向预定地域飘去。

“01，空投件精准落地！”重型装备在空中飘行一段时间后，“咚”一声落在预定区域。此时，正在飞机上空对空投物资进行清点的蔡条阳，听到广播中着陆场传来的通报，终于松了口气。

每一次空投装备精准落地的背后，都凝结着重装空投人员辛勤的汗水。面对体型庞大的装备，蔡条阳需要悉心打好每一个绳结，系好每一根保险丝……20年来，他已逐步成长为重装空投领域的“兵专家”。

在金色的晚霞中，最后一架运输机平稳降落。蔡条阳和空投组成员穿过停机坪，走进训练室。每次任务结束后，他都会对飞行和空投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对比分析出影响精确空投的各项因素，从而提高重装空投的精准度。

最后一抹斜阳透过窗户，照在桌角的迷彩帽上。帽子里侧，蔡条阳用黑色

圆珠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慎”字。这个字仿佛警钟一样时刻提醒着他。每当戴上帽子，踏上岗位，蔡条阳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慎思笃行，踏实做事。

这些年来，随着部队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蔡条阳始终保持“在路上”的姿态。

为了使新装备及时准确地投到预定地域，他不知疲倦地研究训练方法、破解训练难题、制订训练计划；为解决部队专业骨干紧缺的问题，他编写教案近70万字，带出一批又一批重装空投骨干；为了更加贴近实战，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创新训法战法，参与完成课题研究20余项……在重装空投岗位上，蔡条阳不断成长，见证着重装空投能力的一次次跨越，也见证着空降兵部队战斗力水平的一次次提升。

前不久，蔡条阳被评为全军“四有”优秀个人标兵。面对荣誉，他淡然地说：“我就像一棵树苗，既然扎根在这里，就要成长在这里，也要为这方天地作贡献。”



【人物名片】潘悦，空降兵某旅一级上士，荣立三等功1次。

冷风刮起尘土，直直地冲进重装伞库。伞库内寂静无声，一排排储伞架向前延伸。几米高的储伞架上，保伞员潘悦正弯腰清点新送来的一箱配件。

他的迷彩服里只穿了一件单衣，额头上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提示着他此刻急需补充睡眠。

部队整建制跳伞即将来临。在这之前，潘悦和4名战友需要完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盘库。

战备库、贮存库、重装库；主伞、备伞、配件……林林总总，近万平方米的库房、百余架伞架、千余个箱子、万个伞包，时不时还有新装入库，任务似乎无穷无尽。哪些伞具完好、哪些需要修补、哪些超过使用年限……潘悦和战友们必须了如指掌。

到伞库工作后，潘悦在如何实现安全高效管理上想了很多办法，渐渐摸索出如今储伞架的排列组合方式。他坚信，“安全高效管理就是战斗力”。

每个储伞架有5层，自上而下整齐摆放着4个墨绿色木箱和1个象牙白组合式配件箱。这5个箱中的配件恰好能完成一套重装空投伞具的组装。不同于以往，潘悦的整理方法虽然工序繁杂，但归纳完毕的伞架井然有序，

平静“战场”



令人放心。这种感觉隐藏在一排排箱子和伞架上，也只有伴着哨声、用叉车取下箱子、在3分钟内整理完一套伞具的潘悦和战友们才能体会。

特别是这一刻——

“按上级命令，人装与重装空投任务分队将于9时30分抵达机场，快速准

备所需伞具……”前不久，一场空降战斗演练拉开帷幕。

接到通报，潘悦与战友立即按照预定方案奔赴伞库清点装备。偌大的库房内，叉车发出隆隆的轰鸣，一套套重装空投伞具被迅速搬至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跳伞员列队跑进伞

库，在潘悦的指引下，按顺序拿走一具具早已检查完毕的单兵伞具。不多时，伞架自左至右、从前向后被逐步清空。

比起战斗在无垠蓝天、短时间内完成惊险一跃的跳伞员，潘悦的“战场”看似很平静，但突发情况也可能随时会出现：或是伞库温湿度不合适，影响伞具使用寿命；或是短期内接装几百个箱子，需要逐个分类、依次上架……伞库内，20余个工作台皆露出斑驳的磨痕，10余架用来缝补伞包的缝纫机也已数次更换，这是潘悦和其他保伞员多年如一日坚守的见证。

伞库里“热闹”的景象转瞬即逝。装备清点完毕，伞库随即上锁，潘悦携带几箱配件随跳伞员一同奔赴机场。

战机轰鸣，风声呼啸。潘悦全神贯注，与跳伞员们完成对伞具的最后检查。“班长，开伞器秒针不动了！”“换这个新的。”

“班长，这个背包上勒肩！”“演练结束后，我会立即上报！”

“班长……班长……”

迎着机场的冷风，潘悦迅速完成配件更换和请领登记。轰鸣声中，跳伞员依次登机。

潘悦伫立在停机坪上，望着远去的战机郑重地敬了个军礼，心绪随着战友们

【人物名片】徐辉成，空降兵某旅二级上士，荣立三等功1次。

“滴——”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空，机舱内离机信号响起，绿灯长亮。二级上士徐辉成站在舱门前，耳边风声呼啸，白色的云层将高原的景色遮得严严实实。

“跳！”投放员下达口令，徐辉成双腿并紧，迎着舱门口倒灌而入的风，一跃而出。穿过一团洁白的云朵，徐辉成伸展双臂，全身呈“大”字形绽放在高空。

他心中默数着秒数，4秒后，降落伞顺利张开。刹那间，下降速度慢了下来，刺耳的风声渐渐消失。放眼望去，远处的雪山洁白连绵，冻结成冰的高原湖泊就像一块耀眼的蓝宝石。来不及欣赏美景，徐辉成按照伞降流程紧张地操纵起来。

查看高度表、寻找着陆点、判断风向、规划下降轨迹……经过上百次锤炼，这些动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

高空800米，受空中气流影响，风向突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风力对降落伞飞行方向的影响，在确定好预定目的地方位后，徐辉成紧拉操纵带，控制降落伞迅速下降。

“300米、200米、100米……”随着手腕高度表数值的下降，地面越来越清晰。

离地还有10米。一瞬间，大地扑面而来。徐辉成迎着风向俯冲，一个优雅的雀降动作，精准降落在预定目的地。站稳后，头顶的伞衣缓缓落下，在地面扬起阵阵沙尘。

此次任务中，徐辉成所在的翼伞分队需要提前到达预定地域，进行先遣侦察，从而引导主力空降力量完成跳伞、精准着陆。与其他队员使用的操纵更为简单的圆伞不同，作为跳伞引导员的徐辉成使用了翼伞。

翼伞的伞衣是长方形的，与圆伞

长征

第5752期

本版文字：李伟欣 赵婉妮 戚勇强
陈俊全 杨文靖
图片：王一凡 杨洁林 刘欢
冯云通 孙鑫

“严”字当头

【人物名片】张石磊，空降兵某旅一级上士，荣立三等功1次。

明月高悬，万籁俱寂。叠伞场内，空降空投技师张石磊一帧一帧地播放着几个小时前的跳伞员们离机时的视频画面，对跳伞过程中不标准的动作进行逐个分析。他的面前，十几名跳伞员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

“3号跳伞员，离机姿势不标准，身体向左倾斜”“7号出现紧张情绪，听到离机口令后反应慢，与前一名跳伞员间隔时间过长”……

根据飞机上高速摄像机拍摄的跳伞画面查找问题，组织补差训练……这些工作，张石磊已坚持了10余年。“跳伞的每一个步骤都关系到跳伞员能否安全落地，必须‘严’字当头，慎之又慎。”张石磊将“严”作为自己培养跳伞员的保底标准。

“每次离机动作训练，张班长戴的手表是最不准的，每次都再说坚持两分钟，实际上已经过去四五分钟。”“跳平台时，张班长总让我们多训练几十遍！”说起张石磊的严格，跳伞员们各有各的感受。

“不‘严’不行！”从2012年担任伞训教员起，张石磊便给自己划下了一道“硬杠杠”——能让跳伞员上飞机，也要保证他们安全落地。

对于每一名跳伞员来说，要想把动作要领牢记于心，都绕不开长期艰苦细致的训练。只有经过上万次的模拟离机训练，才能练就稳、准、正、快、紧的标准动作。

清晨，跳伞任务再一次来临。队员们喊着嘹亮的口号，步伐整齐地走向叠布，开始最后一轮伞具整理工作。

张石磊站在最后一道检查线上，神情严肃，两道浓眉几乎并立到一处。他从排头缓缓走向排尾，双手逐个扒过每名跳伞员的伞包，动作忙而不乱。开伞器、棉线、拉绳……每个细微的部分都躲不过他的眼睛。

“棉线间隙太大，可能导致稳定伞无法张开，重系！”张石磊的目光停在一根跳伞员颈后的一根棉线上。这根小小的棉线用来捆绑开伞器锁针，对降落伞的张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班长，按以往经验，能正常拉开。”这名跳伞员的眉际闪过一丝不安，小声说道。

“不行！必须重系！”张石磊抬手剪断了伞包上松动的棉线，并把新的棉线穿入，扎牢、系紧。

飞机平稳升空。机舱内，队员们分两路列队，按照计划，他们将分别从左右

舱门离机。轰鸣声中，主投放员张石磊对伞具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并和跳伞员们一一击掌，为他们加油鼓劲。

绿色信号灯亮起，张石磊“跳！跳！跳！”的口令盖过了呼啸的风声。跳伞员们绷紧身体，依次离开飞机。看着他们标准的离机动作，张石磊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直到下方的天空中绽放朵朵伞花，张石磊才收回了目光。他放心地回过头，向前舱高高地伸出了大拇指。

不多时，飞机盘旋归来，下一架次的跳伞员列队登机。张石磊的目光越过停机坪，朝训练场方向投去一瞥。晨曦中，被官兵踩出凹痕的“离机”平台、磨损褪色的海绵缓冲垫、光滑锃亮的吊环手柄，皆披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一批批年轻的跳伞员从这里飞上蓝天，迎着风拔节成长。

精确引导



的垂直降落方式不同，它更像是飞机一样滑行降落，其优良的操控性，能够确保引导员准确降落到预定地域。但想要征服翼伞，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跳伞员必须具备足够的圆伞跳伞经验，以及丰富的特情处置能力。

2017年，徐辉成加入翼伞集训队，在努力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他闯过了姿势定型、收腿训练、模拟离机动作训练、模拟着陆练习等一个个关卡，终于攻克了翼伞跳伞的难关。

结业前，他望着眼前那群磨得锃亮的铁制方凳感慨颇深。这是他长期趴在凳子上模拟空中姿态的见证。努力换来了沉甸甸的回报，徐辉成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跳伞引导员。

之后的时间里，徐辉成跟随机组穿密林、跨海岛、赴高原，先后在4种地形完成了对5种机型的引导任务。对于空降场开设在哪里、风向风速对

跳伞时机的影响、飞机行驶到什么位置开始投放等问题，他早已熟稔于心。

安全着陆后，徐辉成迅速解脱伞具，就地伪装。紧接着，耳机内传来引导组队员依次着陆的提示声。徐辉成利用随身携带的侦察设备，对气象数据和“敌”情动态进行收集，同时指挥队员铺设空降标识，做好引导大部队精确空降的准备工作。

“建议左修600。”经过仔细侦测，徐辉成计算出合适的投放位置，并迅速向机组通报。

“鲲鹏01，准备！准备！”飞机进入预定位置后，徐辉成果断下达准备口令，跳伞员依次站在舱门前，蓄势待发。

“鲲鹏01，跳！跳！”随着徐辉成指令的下达，队员们依次跃出机舱。蔚蓝的晴空上，朵朵伞花竞相绽放。